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全錄卷之十

聖訓 高汝斌 輯

高 昂 燦 正

熹宗哲皇帝紀

帝光宗皇帝長子王才人所生時年十五歲光宗崩即皇帝位戊申九月初六

也在位七年壽二十二歲上徽號曰連天剛道教孝
為友章文襄武端靜 穆 莊 哲 皇帝廟號熹宗葬
德陵

辛酉天啓元年正月朔大學士劉一燝請開經筵日講

上以十二日開講經筵于二月內舉行○詔戶部九卿

科道官會議邊餉務求盡一長策不得動以請帑為名

○大學士孫如游入閣辦事○以顧起元為禮部尚書

御史郭如楚劾其癰病，雖登秩宗可以養病外理耶。上怒奪其俸，吏部尚書周嘉謨疏救釋之。

兵科給事中楊漣予告回籍。

夫久楊漣移官一疏，忌者發其交通于內，且謂漣出如游之門，其大拜也。疑漣爲之嫌，漣于是上疏乞歸。然慘死之禍，終借修官爲題，寃哉。馬逢皐曰：楊漣移官一疏，蒙上忠直之褒，舉朝有居功之疑矣。愷去歲八月三十日，先帝疾革，言選侍之封當緩者，科臣李珪也。初一日，先帝賓天，入乾清門，萬歲無。皇上左右手者，劉一燝、張惟賢也。初二日，上移宮公疏者，尤卿、科道周嘉謨、黃克縉等也。上移官專疏者，台臣左先斗也。初五日，上疏急爭移官者，科臣楊漣也。疏下抄參者，禮科暴謙員也。其後相繼有疏，則科臣惠世揚、張潛、鄭宗周等也。罪當顯下科而抄參者，科臣魏應嘉也。如以爲功，則與衆同。之，不獨三漣如以爲罪，則與衆棄之，亦不獨一漣乃罪端未誅而發瑞罪者，先作楚囚之悲。聖躬初安。

此疏通達
微明白

而講聖躬者已爲江上之客甚可惜也其意總焉
移宮一事夫移宮何罪其無罪則功亦非罪信
日有罪罪在攻大鴻功在安社稷功大罪
小宜留不宜去去則忠者退而邪者進矣

命大學士韓爌詣天壽山覆視光廟吉地并謂皇

祖陵寢○戶部尚書李起元借發帑金九十萬救遼

上命發五十萬解經畧如法給散官軍別項不得那用

高汝斌曰特奏昌發帑已解六十萬兩又有新餉併
欽賞不下二十餘萬此時又發帑五十萬應之真可
救六師之危而壯三韓之色矣未能犁庭掃穴先致
喪地失師遼之將吏又何顏以對皇上也

正月二十二日上行冠禮二十六日升殿受羣臣朝

賀○以黃汝良爲南京禮部尚書○復駙馬王昺膳養

租田○海運遭風命撫臣祭告海神○草場火○免親

藩貢馬○陵軍挾賞鼓噪長陵軍原係五百名監開一
千二十八名匿多寡已屬支吾又開下監各項軍士
四千三百九十九名看守壽宮軍人六百名天壽山守
備下城標軍九百四十五名看衛軍二百六十名通共
六千二百四名皆屬疑似最可恨者挾賞則召募市棍
坐地指使陵轅使臣而不許問領餉則持帖強討籍伍
書空冒濫錢糧而不可查要挾則又妄稱舊制先事阻
撓閃轅輜逃而不使行道臣項良梓一意清查不憑諸
監所爲諸軍剗馨等遂羣然鼓噪無復體統事聞下馨
等爲首者千餘陵監李受等責降有差良梓卒以

此事去官海內寃之

二月初二日正辰刻日兩傍有耳如月狀內紅光白焰甚爲閃爍。倏然如玉環其大竟天并日暈形如連環狀。其西面與東北面復各有形如日但色道微淡如月在籠日暈上并圈中約有數丈許精彩青紅如虹狀其幻形者二皆外向與日光相背自辰至午方散

高汝拭曰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月于時大
乘塵日生翳視茲變毫無差別未几擄虜報陷四十
七年二月邊上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板木發屋
日色蒙昧當晝舉火未几王師覆沒殺戮更慘是歲
正月已有日暈茲且再疊况無日不風無日不雪不
見天日者殆一兩月未几西河淪沒赤子罹殃且凡
二夷風亦三告矣時有犬某在禦日不但夷狄也蕭
端之禍起在君側矣予日何以言之友日兩傍有耳

物歷其上皆左右借窮之象慷慨無色尤不射目皆大雅旁落之徵未几逆璫用事大同倒持今億之始信其說不誣

法司定楊錦失機軍機李如楨失陷城寨律各斬秋後取決上從之○陳槐冒認皇親混淆真偽刑部審上命從重擬罪○吏部尚書周嘉謨奏建言得罪降斥謫成諸臣請召用卹錄舉趙南星等○遼東總兵賀世賢收納降夷二次共四百三十名有奇下部叅酌慎用○奉旨嚴責御史賈繼春以其疏有率選侍雜經皇八妹入井二語出于何頃勒令回奏繼春以風聞對上削其籍爲民○命大學士劉一燝等纂修神宗光宗

風聲

兩朝實錄○京師風靈 上傳命兵部九邊嚴加防備。

務保萬全。禮部恪勤職業。共圖銷彌。

初三日風雲初六日又大風雲俱從東南方美位上未黃塵蔽天時不解

遼陽所恃為藩蔽者

東夷大舉入寇。深入虎皮驛。瀋陽消息不通。酋騎先哨。

全在遼東二城而港

將近遼陽。河西兵半撤東赴。西虜打喇漢。塞令等近邊。

校奉集更重從此百

住牧。差夷乘遼挾賞事聞。朝廷大震。○召還科臣楊。

餘里直走遼陽中無

李若珪。○封郭振明。惇平伯。王天瑞。永寧伯。王昇。新城。

險阻可抵矣

伯。○吏部會議移宮始末。李御史張慎言為弘圖。王大。

年俸有差。自賈繼春揭出。而紛囂不已。下部會議。張。

慎言等為兩解之詞。王大年不俟會議。先敢繼春。上。

聖心已洞
見矣

皇明法傳錄 三朝卷十
怒初欲重處繼以輔臣疏救止奪俸○保定建撫胡思
仲薦原任按察使邢雲路精于曆法宜起用時雲路年
已七十有三推算太昌元年月食臺官失算二刻驗之
果然人多異之○二十七日昭和殿災

兵科朱蒙童勘遼事 上熊廷弼功罪 上曰廷弼力
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復有及時起用之旨

高汝拭曰自廷弼去而遼事不可支方其任事時十
餘月遼陽之無城如新喪膽之人心復定至奉集滿
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蒙童入遼官民士庶
一匪泣而思遼道而代之焉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
所留其功不小第其性甚急切刻期奏報鄉紳青衿
役無割免又捫打各弁斥逐諸臣是以流言載道形
客過寔耳若勝心所激屢疏以報終戎晉屬定幸
大臣之體廷弼功在存亡罪在從違意兩言殺之

海州吳金祖叛。金祖原名劉光先，又名吳太真，以斥升鼓煽，乘東南空虛，逞亂焚殺劫屯，攻堡議者以海運入自益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請兵防守，并勦殺渠魁。招安脅從爲是。鎮守李光榮等遂議分營圍山谷口，忽報賊至，坐營童毓秀迎擊，斫傷却走。賊追趕過河，遊擊高中選叅將胡國臣復迎戰，國臣中傷，光榮聞急，率衆奮勇合戰。我兵一擁上山，銳砲齊打，賊不能支，奔回巢穴。大兵追入峪內，焚其巢穴。吳金祖死于軍中，而賊平。○上命褒卹遼左陣亡諸將，劉綎等賜謚立祠，文臣潘宗賢等贈卹亦各有差。○奴酋十一日犯奉集堡，監軍道

尤贊兩師

風負勇名

而所部兵

丁尤多驍

健

此天助奴

也

也

朱萬良所

統之兵皆

經臣標下

之兵頗稱

精選聞

赴援一遇

賊鋒輒退

事反引賊

高出與叅將張名世嬰城固守，發城虜砲擊之，尋遁去。
十三日，攻潘陽，大將尤世功、賀世賢力禦，賊李永芳遣
二夷持書來招降，賀世賢斬夷，陴上火，其書持鉄簡獨
當南門外，撲殺奴甚衆，力罷，退保南門，賊衝入城，遂破。
世功死城下，賀師從西門遁，衆軍城上發砲，裝藥卽噴，
賊蜂擁過濠，濟旣陷，奉集亦失，遼陽驍卒勁兵半萃于
此，是時遼兵不滿萬，朱萬良、姜弼擁兵駐虎皮驛，爲奉
集聲援，俱不戰。獨周世祿等力戰，兵半濟河，敗白標賊。
又敗黃標賊，最後紫標賊圍我兵，使有應援，賊必不支。
萬良等觀望不救，世祿敗，兵遂殲焉，我兵畏奴如虎，一

深入卒驅
王卒以殉
不亦貴歟
之甚乎
潘陽無敵
餘砲火藥
皆入奴手
則我之長
技盡試其
乏
或曰賀降
奴非也

日奴狂逞
以來我軍
敗衄未
斷血戰一
場今雖衆
寡不敵力

見心裂無敢戰者十五日敗報至遼陽始催各路兵守遼而賀世賢屯立木山山當華夷之界衆議以賀降爲恐經畧手書自咎使使招之使再往乃夜至長勇堡遼城疑爲西虜遂舉烽世賢駭遁去第使人來云得當以報也後遼亡賀無依遂爲衆所殺○東夷攻克潘陽遼鎮益危上命會議目前防禦應急長策并趨輔臣劉一燝餉務尚書李汝華急出視事○裨將周敦吉吳文傑石柱司秦邦屏大將鄧超龍與奴大戰覆沒潘陽報急裨將周敦吉直前薄賊謂內外夾攻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及潘陽陷諸將憤激曰我輩不能殺賊

而紀其
烈於後
可以觀
生巾幗
之

聖矣一

方賊圖斷

兵時未為

展其圖領

在前前一

與賊戰遂

拔衆軍四

分散

三君子者

皆從坤正

氣也應

沒數年

家無立錫

其墳墓凡

救○潘○乃○在○此○三○年○何○爲○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
止○留○浙○兵○三○千○餘○名○大○將○與○戚○金○張○明○世○河○南○札○營○兵○
既○渡○營○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擊○斬○賊○二○
三○千○人○賊○却○復○前○如○是○者○三○後○虜○至○益○衆○諸○軍○饑○疲○遂○
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泰○邦○屏○皆○戰○死○邵○起○龍○等○奔○楊○
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初○用○火○器○擊○打○賊○死○
甚○衆○火○器○盡○復○接○戰○良○久○乃○敗○大○將○裨○將○一○時○盡○沒○
起○鮑○應○鰲○爲○祠○祭○司○郎○中○劉○宗○周○儀○制○司○主○事○高○攀○龍○
光○祿○寺○丞○
○起○用○原○任○兵○部○侍○郎○熊○廷○弼○命○地○方○官○敦○
超○卽○日○就○道○并○摧○升○尙○書○許○弘○綱○侍○郎○張○鶴○鳴○王○在○晉○

不能保

奴之新軍

不遇木橋

亂石達穴

苟完奴之

兵馬即稱

無得數亦

有限總之

奴之人心

一我之人

心但奴衆

肯用命我

兵善進解

放因循過

賊卒至不

暇耳

和伯裕疾起任事○添設職方司主事范鈞耿如杞○

起王之案刑部浙江司主事○奴兵犯遼東經畧袁應

太巡按張銓監軍副使崔儒秀何廷魁等死之十八日

奴渡渾河十九日至四里舖袁應太督催總兵尤世祿

等領兵拒敵斯時遼陽士民等皆曰開鐵以不戰而潰

今欲守遼必須力戰按臣張銓登城指揮兵將應太軍

容劍佩從東門出引大兵渡河設伏迎擊留川土兵守

城下夜宿城東北看花樓各道有傳令箭撤所伏兵者

于是賊徑渡太子河廿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山東

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應太捧尚方劍趣諸將以

遼自有事
以來江兵
征調幾絕
海內主戰
主守幾無
劉表及王
攸皆持疑
即疑若父
孫可恨

下、驍勇敢戰者人各加一級、自南門相對、發放火器之
兵不支、經臣急退入城、先是朱萬良以不救瀋陽當斬
萬良乞贖罪自效、寧死于敵、是時遂深入敵陣而死、應
太夜宿軍中、二十二日昧爽、傳令城中散米爨炊、給戰
士食、令壯士開西門、傳餐人摩肩出、賊突犯其前、應太
亟從東門馳入、督虎旅軍、持赤挺撲退、局城門如故、誰
傳賊已入城、監軍高出下城出走、人心遂亂、俄而賊又
從西北隅、夜開洩水官軍夾濠對擊、喊聲震天、以火箭
燒茅屋、賊不能立、乃解賊結營、東南堅壁無動、第掠輜
重糧食、爲久駐困城計、我兵欲與戰、奴遂以騎兵攻東

平維曜之
落水扶傷
與高山之
下城出走
翔越過矣
應太之死
分因應耳
然十萬生
靈扶危舉
清四海初

門應太趨東樓指示擊却之又以步兵攻小西門列換
牌河西岸縛草人于牌前令二人從後推之逼城以竭
我兵力迺縱游兵掠入門板桃秣實欲併橋夜渡城下
應太抽別隙兵增守西堞備之是時日已暝乃出各監
軍催督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
賊斫射落水扶傷而起城上士兵大驚亂至二十三日
韃賊東西兩處夾攻甚急張銓偕守道何廷魁向應太
慷慨矢死應太曰太不才微尚方寵靈固誓以身死逃
按無閫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焉退守西河計太死且
不朽張銓曰銓血性男子盡節急公不敢後人死誓為

力聲顯揚
膏無一月
之休息者
以爲遠也
而今其已
矣

到此地位
貪生者那
得不望風
乞降至三
趙四韓秦
曲盡論而
所不肯在
外從賊此
賊如秋矣

毛而敢汚腥血耶。各門併攻益急。火器已窘。小西門火起。遂有開門應者。城內大亂。應太知事不可爲。亟使人送接臣出城。自身佩印劍。引力自裁。監軍何廷魁沉妻女于井。以身繼之。崔儒秀與徐都司痛飲自縊。遂亡。連按張銓旣出城。旋回署。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欽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永芳聞于奴。奴遣人來迎。共擁之出。旣至。奴責以拜。銓張目大呼曰。吾天子憲臣。豈爲賊拜。奴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吾豈從賊。胡不殺我。奴怒。令人持去。兵之比出。復呼回。又以好言慰諭。銓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舉

古云士死
無得死就
署因誠然
也死干男
得死所矣

忠信可行
畜積其餘
之謂乎

刀欲斬銓引領以受奴子手縮奴曰送汝歸何如銓謂
力不能殺賊無顏歸速死爲幸奴知不可奪令輿送不
就以馬送不就令二人扶之上馬還署中諸生及衛役
從者尚有數十人至署門對署八拜遂自縊死奴謂李
永芳曰此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遼人及奴部皆嗟嘆
息立廟以祀○遼城旣亡賊入城出示安撫百姓令李
永芳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統兵在
外者見勢不敵乘夜西奔至三岔南至海上賊且四出
擄掠士民冒鋒矢拔崖募嶺幾日無煙三岔以東盡作
腥羶三岔以西拾掇奔潰藩籬一撤廣寧因而風鶴悲

卷之六
吳越

夫○四月丁丑以李宗延爲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賊尅遼陽下令括民衣又于東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赴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慘辱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筭民造冊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又籍東人家有五入出三人三人出二人隨營給配復殺遼人狀貌可疑者俾其頭目坐西門點而殺之有生員父子六人知必死因持刀斫殺一頭目諸子持挺共擊殺二十餘人夷倉皇無計百姓乘亂走山五六百人結隊南行夷不敢追夷復命其子領衆操標探河涉深

遷戶

礦兵與南
村兵節續

違叛將金玉河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已先剃頭待矣
獨東山礦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羣擊殺之
選中官選定河南祥符縣監生張國紀女母陳氏○命
修山海城其城原脆薄砲打卽裂無廓無池計難持守
議于城內帑厚舊城之半城外築廓以護廓外里許自
北山至南山間鑿一深池引海水入注置聯橋于上緩
則設而急則撤以大木爲鹿角柵聯置兩岸建鋪窩潛
具火砲借大工銀十萬兩委官修理云○叛臣黃衣伏
誅衣廣寧人原任通判收糧于遼遼陷不死剃頭降之
逆芳引以見奴奴衣以大紅蟒衣與驃一頭同三僕送

出招搖過市。焚惑羣聽。欲舉西河之地。拱手授賊。搃臣并其僕捕之。遂梟于市。

追原任監軍高。出下詔獄。藩陽既陷。出已。獲其逃海州。海州城空。三公河爲賊所據。逃至葢州。適有張楊二同知。艤舟以待。遂度登萊。具揭言不如棄河西。以全力守山海。御史劉廷宣劾之曰。棄廣寧。卽棄山海。棄山海。卽棄薊鎮。一惑此言。將聽經撫之疾呼而不應。卽應之亦不甚急。而天下事去矣。上命錦衣衛追繫于獄。東虜既克。長安堡遼陽大兵奔潰。三公一路烽火斷絕。上命嚴防西虜。

張新詔曰可異哉日陰奴之計而不自覺賊壞封疆
貽憂君父以至是耶薛逵自有事以來征兵征納凡
一逐海內王族王守元元利謀說者謂奴緩而我因之
亦緩其實我緩而奴未嘗緩也奴急而我因之急其
寔奴急而我我不急也不但逆奴非我族類爲德爲悞
亦且精于用兵善謀善作以致間我城堡兵不血刃
勾連西虜捷同應響濫陽陷而遼陽亡長安堡破而
三公河路梗東夷西虜已結同心河東河西首尾莫
顧山海以東及乎恐
非我國家所有也

上冠禮

大婚禮成

升薛國用巡撫經畧遼東病辭免命王化貞代之
兵部請卹捐軀赴難撫按道將等官張銓尤世功陳策
崔儒秀何廷魁等從之○十九日 皇上行加冠禮
二十七日大婚禮成羣臣慶賀 三十日文武命婦朝
皇后于武英殿各 上箋賞賚有差 冊封王氏爲良

錄奸細

開廣解額

真心寔意
四字臣子
肯用若他
國家受用
不盡

聖明設傳銷二朝卷十
妃段氏爲純妃○磔大逆劉保于市劉保舊充兵部長
班再跽遼中道撫素與李永芳通好遼陽將領籍爲宿
穴與奴傳報寫提塘名色稟票驗放出關報銀每月一
百兩併其答永芳書獲之因磔于市其子於翰等皆斬
黨與妻孥以次誅戮○上以龍飛首科開廣解額

熊廷弼旣蒙復召廼上疏乞嚴勅中外臣工各換肺腸
真心實意憂國籌邊早圖恢復并保繫臣高山錄用

上優詔答之命降高出二級戴罪立功○迨原任布政
馮盛明兵備兵副使瑞徵

遼事倥傯二臣先後引去
臣未之盛明內劉馬並父

敗朝之後

不加罪

反一加賞

聖德

其高厚矣

甘露

既已改

矣異日何

別復發

賜祠額劉綈潘宗顏等祠名表忠張銓崔儒秀何廷魁

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祠名愍忠各加祭二壇○上遣

御史方震孺資金幣出關賞賚攸卹將士官兵

六月几輔久旱皇上宮中虔禱素服御門勅百官同

加脩省夜半甘露千里○大婚加恩輔臣劉一燝韓爌

等○禮部請臨幸太學初部擇八月初而上以先皇

在殯郊祀尚未躬行命于來歲舉行○黔省苗仲猖獗

總督張鶴鳴蕩除報捷叙功加恩有差○推漕運尚書

李三才左僉都御史王德完劾之時吏部會推九卿集

文華殿鄒元標欲用三才御史房可壯復力薦謂在國

家無事猶可不用有事之日不可不用又曰楊朔奸雄終懷戰慄時諸臣謂三才用于外則可用于內當以白簡從事旋詣松棚直房畫題臺省先分不與二字如出一手時元標見衆不與欲畫題而猶豫諸臣遂不畫而別德完上疏曰昔人稱曹操亂世之奸雄操沾沾自喜三國至今九千年豈又有孟德耶又曰大臣望重何得首鼠兩端元標謂爲譏已遂欲于熱審後乞休

按三才有才而狠人多畏之是以彈章相至不能安其位焉

發遣蘆受于鳳陽孝陵衛充淨軍

以其通謀劉保也

御史方震儒以章奏繁多抄府未暇通閱請以翰林四

康樂古人
雅教之表

員分閱章疏以收協贊之益。上不允。○削姚宗文籍
爲民。調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于外。上查議熊廷弼
更換緣因。本于三元回籍。由于宗文故。降削有差。

七月加熊廷弼爲兵部尚書。經畧遼東。賜勅書。尙方劍
副總兵以下。先斬後奏。發帑金以佐軍餉。并賜一品服
色。加賚銀幣。賜宴都城外五府。戎政部院堂上官倍餞。
隨行將領各軍咸賜銀幣。於七月十三日起行出關。○

直隸巡按李凌雲奏言援遼官軍枉道擾害下部知之。

高汝拭曰。援兵捕惡。在在見告。初猶于沿途驛遞耳。
漸假搶掠。至于仕宦青衿。布行鞋肆。碎門需索。搶掠
一空。甚則索金錢不足。剝及衣服。奪鞍轡不足。傷及
馬匹。最可駭者。挾妓于解紳之門。流連爲三日之飲。

目中豈伏有法紀哉河南撫臣巢示一二漢少禁戒然非三尺法不足懲極重之勢也凌雲之奏良有以夫

詔奉聖夫人客氏男侯國典加升錦衣衛指揮伊夫照子贈官先是上謂客氏撫侍勤勞下部褒錫宜厚部以累朝典故並無此例上曰既云無例你部所存是何典故着比照別項恩例推廣具奏部伏以

穆宗皇帝

職官朝廷

之名譽也

皇上如促

侍之或賜

金帛或賜

第宅可也

若出官正

理其廷臣

也何爲重

乳母柴氏之夫余寶授指揮同知職銜神宗皇帝乳母金氏之夫王鑑授指揮僉事職銜今客氏既已無夫皇上自爲量酌又言細查往例大婚之後乳母相應出宮今客氏當循例出居私第上遂宥其子侯國典錦衣衛指揮

運忠忠聖
之舊名也

高汝杖曰客氏之恋恋內庭不卽求去也上若念其
瞻昔不忍遽割老恐騷擾之念易生而凌逼之嫌亦
易生漸至安身無處抵觸可憐未可知也聖主賞功
之情至是窮矣用厚示好速鍾鼓初和何物么麼敢
于觸諱造言多方離間捏誣不已令聖主暗移而
不覺母后亦自憐而不安雖寸斬何足蔽罪耶

經畧熊廷弼請精揀京營選鋒并請傳國以原官駐扎
廣寧理糧餉從之○以兵部尙書王象乾出鎮薊遼撫
馭西虜發帑金十萬以佐軍需賜坐莽銀幣設宴兵部
各部院掌印官陪餞以寵其行○以王體乾掌司禮監
釋內監田詔劉朝等重辟隨以劉朝提督南海子方厰
受既降王安奉旨掌司禮辭未赴體乾卽欲接奪因進
忠以危言動客氏客氏曰你我比西李何如勢在精銳

安賢內相
也正如性
死處邊諫
哉

無貽後悔。西李者李選侍也。進忠素畏安直。每欲殺安。
未決。故客氏云云。忠遂咬給事霍維華劾之。又令劉朝
田詔等上疏辦寃。于是矯旨降安南海子淨軍。而以體
乾掌司禮。○殺前太監王安。王安者光宗時服役于青
宮者也。皇考憂。謫畏。訛幾三十年。安左右勤勞。靡敢
怠玩。皇考頗任用之。然剛方梗介。不肯順使于李選
侍。選侍之私人曰劉朝。李進忠等。故以移官銜恨安。進
忠又欲殺安。遂以朝提督南海子。而降安爲南海淨軍。
每令自裁。安默不應。遂調補以逼安。禁絕其飲食。
村民不忍安饑。或私貽一餅一餌。無不遭毒責者。安竊

其離落間、蘿蔔食之數日不死、于九月廿四日進忠令
數人手捧黃匣、口稱有旨、各執金刀、將安跟打立斃、遂
于淺土逾數目進忠、未信、仍刷尸驗視、搖踢而拔髮扶
日焉、崇禎元年本監曹太淳上疏鳴冤、奉 旨准伏

原官、仍賜御祭立祠以祀、祠名愍勞、○太學士沈淮奏
遼左用兵方急、明旨原欲蒐募山澤之人、臣世受國

恩、召募材勇、損貲獎率、伏候 明旨、委科道一員查驗

實數、着落何衙門收管、訓練各材官、量授職銜、俾得約

束士伍、勇士厚與糧餉、隨班操演、以作向用之心、上

攸旨褒答、○遼陽失陷、京師震動、宣大督臣董漢儒特

挑選標兵三千，令尤吉馬曠統領入衛。比時兵少，議令暫住通州，嗣後添設巡撫，招募日多，一城斗大，既苦不便，月糧費多，難于久住。況宣大三鎮四營之兵，紀律不一，難以統馭。部科欲于三千內，挑選一千三百名，隨經畧赴山海，各兵聞之，遂于夜半披掛上馬西奔。事聞，下兵部議，謂法紀凌夷，宜軍法從事，但未至驛驛搶掠，不可盡律以逃，亦不可不正潛逃之罪。仍令馬曠帶回本鎮爲首不聽招撫者，行撫按梟示爲從者，捆打貫耳，併罰馬曠約束不嚴云。

八月辛巳，遼東巡撫王化貞奏言：標下練兵遊擊毛文

龍領兵恢復鎮江解獲叛黨斬獲首級其南四夷承風
相應升文龍爲叅將聯合進取○議祧廟禮光宗山陵
將畢升祔有期當議祧廟禮部照累朝典禮議祧憲宗
太常寺卿洪文衡謂睿宗以藩入宜祧奉玉芝官禮部
侍郎鄭以偉疏言凡祔以近而屬遠祧從遠而超近是
入當原其始而祧當稽其序是入一法祧一法也文衡
曰睿宗非繼統之君不宜躋武宗以偉曰是議改而非
議祧也不在入廟而在稱宗不在稱宗而在稱考不在
稱考而在承大統既承大統矣可以考睿宗乎既考矣
可不宗乎既宗矣可不留乎既入矣可遂祧乎疏奏

上命照原議行。○陝西產麒麟。鞏昌府會寧縣原川里。關寡婦家有黑牛產犢。渾身腐而偏體。班文天成。鱗甲下地。連叫數聲。婦以爲怪也。擊之而死。守臣事聞于朝。○詔免行刑。○奴襲金州。奴聞我聯絡朝鮮。遣有專官。設有重兵。旅順實登津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也是。以發兵襲之。既絕我往來之路。寔陰整謀犯之兵。并布置截路之計耳。

九月壬子。廣西肇慶府西門外居民王體積。廳地血水噴出色鮮紅。氣腥穢。遍地皆溢。及體積視立于旁。血射其身。并其足傷數處。因掘深四尺。下盡皆水。無他物。

此何異也
前史未載

皇祖陵工
成

皇祖陵工造成，加恩輔臣劉一燝、韓爌、俱少傳、兼太子太傅、進中極殿。廕子中書舍人何完彥、朱國祚、沈確、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廕子入監讀書，原任舊輔方從哲、廕子中書舍人孫如游、廕一子入監讀書，各銀幣有差。○上以客氏保護聖躬，効有勞積，着戶部擇地二十頃，以爲護墳香火之用，以魏進忠侍衛有功，着工部于陵工造成，叙錄在內。御史王心一劾奏，上以不諳天體責之。

王心一疏云：梓宮未殯，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造成，強入進忠之勤勞，于禮爲不順，于事爲失宜。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此漸不可不防也。語極剴切。高汝栻曰：妖媚傳云：進忠殺王安後，手便滑，盡以私皇明法傳錄。三朝卷十 哲皇帝 十七

人陛乘且結內閣設立內標帶刀懸刃。暴甲出入
大內謂之內丁。凡萬餘人。內丁下各有親丁。餘丁合
之數萬人。與客氏同謀殺光廟。選侍趙趙故與魏客
不協。遂踏旨。趙盡出光廟所賜金珠等。陳列于案。沐
浴禮佛。西向遙拜。嚙哭良久。投環而絕。裕妃張業鋪
宮。齊册封禮。踏于上。絕飲食。閉複道中。偶天雨。簡
伏。樹簷溜數口而絕。成妃李。誕二公主而殤。時范
貴妃久失寵。成妃間侍上。寢焉。為乞憐。二逆偵知
之。矯旨革封。絕飲食。先是成妃鑒裕妃餓死。密于
磚木暗處儲各食物。遂得竊食自活。數日忽降。宮人
妬亦不知所坐。驚言急病。立刻掩殺。肆惡
宮中如此。浸假而及于外朝。噫可畏哉。

免湖廣災傷田租。○鎮江復陷。毛文龍逃入朝鮮。

戶部侍郎王德完奏言。時僅深秋。大雪驟集。宜亟發帑
金賜衣帛。以恤東征將士。報聞。○經畧熊廷弼奏言。三
方控制有名。無實于遼。無益不徒無益。而又危之。廷弼

意在慎重。謀襲蓋州。斷賊還路。以解鐵山之圍。亟調近
鎮標兵。議留京軍甲馬。督責鎮道。勵兵秣馬。以待西虜
之至。守而後戰也。王化貞意在乘機。故謂襲蓋之謀。策
非萬全。不敢動。過河之舉。或可勉強。不欲守而欲戰也。
戰守二意。經撫互各有主。水火之勢成。而違事決裂矣。
○十月癸未朔。享太廟。上御殿頒曆。○降吏科給事
侯震賜三級調于外。九月二十六日午時。已傳客氏出
宮。不兩日復降諭召入朝。敬震賜上疏曰。女德無極。高
明不祥。皇上于客氏始而徘徊眷注。稍遲其出。猶可
言也。出而再入。不可言也。時出時入。尤萬萬不可言也。

何極到切

宮人之所
不能言

皇明汪傳鈞三朝卷十
何也。宮闈禁近之地。詎宜習熟往來。閭巷穢褻之身。何得驟混視聽。况中涓羣小。內外鈞連。借輩煬炷。有不忍言者。往牒明徵。足垂炯戒。王聖寵而煽江京。李順之奸。趙嬖寵而媚曹節。王甫之變。毒流縉紳。禍胎宗社。良可寒心。上怒降之。同時倪思。惠朱欽。相馬鳴起。相繼疏劾。皆得降謫。

方梓宮之出也。百官匍匐送喪。萬姓角崩。千官立擁。獨一乘軒在後。巍然衆中。道路指目。咸曰。奉聖夫人客氏。無不舌橋眼張者。又聞禮臣問道。登云。神主進德勝門。一老姬長跪路旁。伏塵號慟。驚問之。錦衣駱思恭曰。此先帝保姬。恩寵未追。是以悲耳。夫同此掖庭。阿乳之功。適當先後。繼述之際。何厚何薄。猶爲一。漢。可。

上日講畢留輔臣於文華殿問佟十年劉國縉胡嘉棟等閣臣出向吏部尚書周加謨相商曰佟十年等皆熊經畧所舉用籍以共滅奴者也萬一不知聖上注意若輩悠悠忽忽不竭心力終必誤事爲云奈何兵部尚書張鶴鳴知之因致書熊廷弼以道上意廷弼具奏卽以鶴鳴之書爲証極言佟英偉不凡嘉棟高才沉識劉國縉慷慨任事可與功成等狀疏末又云將佟十年仍舊同知安置劉國縉仍舊督責待罪胡嘉棟革任聽勘議罪等語蓋有所疑張也鶴鳴遂曰昨審佟養真云佟十年之曾祖卽養真之祖也則與逆賊近族何疑言官

既言。皇上既疑，遂置之于廣西，以展其施，使嘉棟立功贖罪。劉國經照新職銜策勵供職，樞臣經臣自此恭商矣。○大逆佟養真伏誅。○奸徒陳有繼倡言採礦。上曰：前者戶部言權稅，朕不忍小民重苦，今以開礦啓釁，命嚴訊正法。○上命發帑金百萬給發川湖新調援兵，并加賞其統領將目，又發帑金二百萬兩爲東西兵餉各項等用。○十月以王三善爲貴州巡撫，套虜入犯延安，搶掠焚燒俱盡，且投漫書要挾撫按，以殺杜總兵，遠近震動，又掠延長縣，熬子原等處，從來搶犯未有如此之甚者。

高汝秋曰。套虜驟入。烽火達于甘泉。其憂起于邀殺
零勞。故虜後設言欲殺杜文煥。夫虜衆圍邊深入不
能堵截。以藏其醜。總兵何辭以解。第大將爲虜所忌
平日必非。解虜者因護書而解。第大將爲虜所忌
虜操之如。因護書何或曰。文煥不娶則款不成。解暫成
亦不固。不几諒笑四夷乎。况虜既仇文煥。文煥豈宜
解兵避難。尤當探馬駙
兵務保明春無事耳。

虜酋銀定等犯甘肅鎮等處。衆將王承恩率兵拒之。
于麻山湖斬獲甚衆。撫臣徐養量以捷聞。事下部。

蛇山賊作亂

蛇山界逼閩浙在東海之中。東卽是小琉球。日本等
國北直卽黑水大洋。係小兒女直等國。三面皆不毛
之地。正南乃福建漳州澄海等處。西南卽浙江之台
溫界。逼陳錢。下入金鷄。舟山等島。卽寧波定海等處。
入南海而西。卽吳淞。對河崇明。遙遙連江。卽象山。
舍及江陰。孟河。計路程相距二千餘里。其山週迴。

百餘里，前溪水可食，可種，可刈，又有崇明、對海、直東五日，後方列有一山，亦名蛇山，又曰全家山，山上形如交椅，寬廣不知里數，四面悉峻，嶺巨，洋駛，疊出沒，惟東南一口可入，山主姓王，積三百餘家，皆爲盜，今流入吳淞地方，陰與吳淞大姓達通，叛形岌岌，將作。

經撫不和，戰守不合。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經畧

旣以終十年事，與本兵水火，而本兵乃左撫而右經，故撫臣失意渡河，鎮江之事，諄切更甚，捷報獻俘，旣不會稿，不送揭，似與經臣無涉，至部復，催其出關，廷弼怏怏不悅，及議三方討兵餉，不與，議調近兵一萬八千，止允五千，又置熊疏不覆，廷弼愈怒，化貞遣熊書曰：

心大奮，西兵亦然，若乘銳氣過河，則遼陽可伏，卽不然，

亦可保廣寧無事。能復書曰：我輩今奉天征討，當堂

堂正正以張撻伐，得一城，但當守一城，以爲進取之地。

一戰而復遼陽，未可知。然所守之法，與所以禦之之道，不可不先爲謀。若第掩取爲賊所追襲，後一段之光景

尤宜深想。此十月二十口也，至二十五日，撫臣遂傳檄

河上鎮道將官，爰辦以待走馬出關。廷弼謂諸將曰：此

行師作河上聲援，非催戰也。及熊奉旨催征，止調甘肅

大同兵一千五百，給與行糧犒賞，勒令出關。川兵五百

聞重慶有變，忽生歸想。前調近鎮之兵，將兩月又無

至。斯兵至天津，川兵入北直，又不洽。塞恃不肯東行，及

三月去，奉命三月去，哲皇帝

往東廷弼止住扎右屯去廣寧一百五十里南路杜家屯一百里北路鎮武一百四十里名爲犄角應援以斷奴歸路寔是淹留觀望大非同心爲國之誼是以

上命會議之

會謀以所既不容勢必重任其一以卑避尊當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第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費寧必消西虜必解疆母亦特賜劍加銜以廣寧聽撫臣而經臣斟酌推用高汝斌曰遼左之事上之托經撫者何如千係而或以意爲愛憎以愛憎爲低昂又或以舍犄角兩可兩可爲責成乎細觀此事非經撫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經撫不和乃左右戰守者議論不合也朝廷封疆莫供匪賊之報復數萬生靈莫佐偏私之愛憎拮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劍戟之屠吻切忠戮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可也

刑科給事孫杰劾吏部尙書周嘉謨輔臣劉一燦謂統
均仰輔臣之鼻息內閣仰王安之鼻息以致中旨錯出
用表應太高出胡嘉棟終卜年致悞封疆周嘉謨上疏
乞骸准馳驛回籍以左都御史張問達代之鄒元標
達掌院○元輔葉向高低謂定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上命宣付史館○以太仆寺少卿劉時俊贊畫川湖雲
貴軍爭○四川蘭酋倡亂巡撫徐可求徵兵援遼永寧
土司奢崇明其子奢寅久懷悖逆至是授意于土把樊
龍樊虎名爲統兵聽點其寔挾衆煽亂所統止七千冒
充一萬可求嚴爲點核比較汰革老弱已啓戎心後索

行糧不能全應輒生悖逆龍走馬舞鎗直刺可求可求立死于是一擁而上戮殺道臣如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叙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坐營王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科道明時舉李建通判王天錫重傷踰牆而走左右執事一時伏尸遍地斯時土兵入城聽點江岸擺列數千露刃以俟城內砲嚮城外應之槍擄商船燒燬民舍戮辱士女劫庫縱囚據城稱帝兵屯數萬欲襲省城又發兵四出一支扼夔州水口一支占綦江遵義一占廬州一支把截川西棧

道全蜀震動○貴州四面皆夷土瘠民貧苗仲得僮僚
老休老之類寔煩有徒永寧宜撫司鎮雄烏撒東川烏
蒙四土司安籠司泗城州據其西南南路益據思南二
舟兩江紅苗據其東北酉陽石阡平太邑梅據其西北
而黔從楚入永從平填四衛一線之路乃滇南之咽喉
川湖之手足也黔一動滇卽與川湖俱動蓋連鷄之勢
痛癢相關如此各夷種田納賦則爲良民刊木嘯聚則
爲叛賊趕場交易與軍民往來人不敢問獸聚鳥散入
峻嶺深箐人不能追劫虜焚殺掘人墳墓淫人妻女道
路戕奪官商神宗朝總督張鶴鳴入黔報賊倣者日十

數次道路不通者已八九月。鶴鳴五年于茲，苦于無糧，
借撫爲名，因以班師彼窳，不知兵威，不畏國法。至今蠶
動兩江，紅苗與楚蜀相關，動爲掣肘，姑置而不動。奢崇
明奢寅，久有異志，乘調兵援遼，乃重賄亡命奸徒，及檇
州餘孽，聲言伏王楊保舊民，一時蜂起，遂將沿邊營哨
殺散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奔竄，時鶴鳴已轉本兵。
知府杜天培物故，縣官未任，署印通判袁任携印逃之。
烏江賊入府城，遂陷。

高次斌曰：昔之個亂，非一日矣。賊當初起時，
必禁嚴，必誅，猶有所畏。乃今日獲一盜，賞
日獲一盜，賞之花紅，與說警，獲之保，賞
我，以爲自恩，郭子章不能無者，遺之。

不能撫者。遺之張餉。餉之不能撫者。遺之張餉。則餉
馬戶。馬戶。不知其劫。謂使暫代。或職官。戈擄道臣
之翼。則同知之。當應試。青倫。僕遺扇而手被肘。甚
者。架舞嬰兒。刀刺孕婦。裸淫支解。上官堡。一劫一燒
絕戶者。數十家。願生者。千餘命。使其可化。而悔禍何
至。于今日。陽順而陰逆。無日不擄。無州不劫。專屬者
且不能制其死命。而况無兵無餉之庶縣。又可知也。
賊攻合江。其勢蔓延。人民望風逃竄。職守無一足恃。納
溪瀘江安江永州長寧諸州縣燒劫一空。惟合州知州
翁登彥。江津知縣周禮頓。兵堅城屢挫。賊鋒不能犯。
賊逼成都。石砭土司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良玉聞重
慶之變。首倡大義。憤激所部精兵萬餘。自舉行糧率弟
明屏邦屏等。捲甲疾趨。倍道榆城。扎營于南坪關。賊聞

良玉兵至、押銀六鞘、送求應援、秦氏斬其使、而留其銀。
暗伏兵四百、夜襲兩河、燒賊船、以阻泛舟、東下。○賊據
重慶時、苗兵聚船百隻、夜襲瀘州、因索馬于白驛、不得、
被居民毆死九人、次早盡殺此村、七百餘家、共重慶城
門、或開或閉、而時時于鼓樓痛飲、酣歌、笑聲徹外、且擇
城中婦女之美者、龍等據而淫之、其次分給僞將士、醜
陋者、令出城汲水、在內造飲。○以張我纘、總督提調川
湖雲貴四省軍務、以祁伯裕為南京都御史。○上覽吏
科甄淑遜情、疏諭兵戶二部曰、這本說得是、封疆大計、
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協極危疆、如彼此偏執、

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于是差部科往諭。裨悉心擔當。毋致敗壞。并諭道將等官。不得規避交嬖。

○日暈風異。十四日蚤天色黯淡。不類常時。及向午日輪上值中天。光不射目。仰觀者見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歷日土東西磨盪。非煙非霧。如蓋如吞。惟風揚沙一坐。溟溟通天。皆赤。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可夸其照。統而大雪連朝。厥冰在地。卽撒風怒號。而久陰渺重。撮起爲難。須臾之間。紅日無光。乾坤失色。此亦非常之變。

壬子天啓二年正月 皇極殿告成元旦 上御門百

布置雖好
見奴便落
匣矣

官朝賀○蘭酋攻犯四川城都巡按薛敷政告急嚴
旨催撫督刻期應援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奏言遼局
不易結遼局不容不結敬陳籌遼五要一日用短不如
用長一日用雜不如用精一日用多不如用少一日用
募不如用專一日用舊不如用新上以所奏切實嘉之
下部作速議覆○撫臣王化貞將渡河攻奴遣發標兵
部署諸將以高出守鎮武胡加棟守盤山杜學伸以車
爲守劉征以騎爲戰康應乾左輔出沒柳河以牽制奴
西虜步騎近萬精銳者三千遣同知萬有孚監其軍以
鮑承先兵二千五百護之俟奴一渡卽直搗黃泥窪經

臣兵直至杜家屯。又恐柳河兵單薄。復益車兵步兵預置河上。以爲聯絡。以周守廉哨卒過河誘之。各道以誘其來。非計也。遂止。

江秉謙曰。朝廷起廷弱。爲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一一當聽廷。倘指揮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弱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弱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弱進不知所以進。退不知所以退。是化貞操節制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國家。又安以此經畧哉。

禮科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薦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察察。界限華夷。正宜傲雪凌霜。勿復較長。

論短。徒令知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誚。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國家之急。上從之。

奴酋率兵五萬直抵西平。守將羅一貫死之。時奴兵五萬又益新兵五萬分兩支力攻。一日一夜不下我兵砲打傷賊六七千人。尸與城平。賊半夜布十面雲梯竟不能上。賊臣李永芳知守者爲羅也。樹招降旗以招之一貫在城上大罵曰。豈不知羅一貫是好漢肯降爾乎。亦豎招降旗。永芳四面環攻。三進三却。城中火藥盡。一貫自刎死。城內兵盡爲奴所屠。○奴酋攻西平失利。將欲

回巢撫臣用孫得功爲光鋒劉渠爲主師正要交戰得功急將所領兵分爲二豎退後讓劉當先出馬繞交鋒得功帥衆先奔劉渠兵見前帥奔隨而潰渠墜馬被殺此時得功便降奴奴尚不信其爲實按兵不進使撫臣堅守廣寧不動或經臣將所帶兵五千自開陽飛駢廣寧人心亦自鎮定不敢從逆孰意先去以爲民望也部道隨之士民各兵又隨之不可復禦矣

高汝斌曰西平不破奴決不敢越六十里而赴鎮武今鎮武兵盡撤以趕利前屯一帶又無兵卒奴且入無人之境矣此一役也遼陽官舍孟朝勳王朝王等一夕降奴者九人奴因以知我虛實故大舉入此奴酋自楊林子從轉灣窮過河圍周守濂守濂從空穴

樓出牆，蹇賊經奔沙嶺，守將以西兵應之，陣方交，西兵遂遁，賊乃冲殺我兵潰。○升考功司主事周順昌爲文選司主事。○詔三法司訊毛文龍所獲奸細何國用，佟十年劉一獻。

一獻廷賜標下旗鼓官尚書張鶴鳴疏奏一獻爲閣臣劉一燦弟，燦因此欲致仕去。

上憫遼民流移，發帑銀十萬兩，解賑着撫按料理，以撫撫恤之意。○兵部尚書張鶴鳴自請行邊視師，加太子太傅，蟒玉尙方劍，便宜行事。○慶陵功成，加恩元輔而下效有勤勞者，進秩蔭子有差。○升何棟如爲太僕寺卿，贊畫軍政，解帑金三十萬，至山海關。○奴犯沙嶺，

甚危急。經撫聞風逃奔關門。奴據廣寧時。總兵劉渠共潰陣亡。廣寧城內人民慌亂。畏其來者。奪門而逃。願其來者。將封府庫火藥庫。與生員叛將俱剃頭結彩。萬歲龍亭迎奴。且聲言。要拂撫臣王化貞見賊。有西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卧內。化貞方簡書聞言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爲叛賊盜去。止馬七匹。家人半多徙走。行李四箱。以兩駱駝馱之。行至城門。爲叛民所阻。奪去一馱。化貞曰。此往來書札無他物也。羣賊破看。果無所有。叛賊將刀欲斫化貞。誤中隨行親戚一人。朝棟等馳至。持刀禦。

之賊散。化貞得免。經臣聞聲自右屯。趨開陽。此時奴尙在沙嶺也。化貞與廷弼會于驛中。並馬過寧前。因駐中前所。商議以保難民。沿途遼人數千。假扮西虜。阻截劫掠。于前屯寧前諸處。難民不得前。卽前者。又恐內藏奸細。經臣至關。身率親丁。杖劍彈壓。收放兵民。各以次入。化貞此舉。全恃西廩。謂遼瀋之隅。西虜乘機掎掠。以致沙嶺高平。軍民逃散。故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永與爾絕。妙化聞知。遣使要我母西。卽許納款。所以不得不乘機羈縻。加賞三千六百有奇。定盟而去。虎慙鬼慙。遣人來言。助我殺奴。歃血爲誓。又給銀一萬兩。糶化聞之。又率其五大營來取。亦加銀一萬兩。彼留候騎爲我哨探。嗟夫。費許多要結。許多金幣。一旦奴至。不得其半臂之力。則何益哉。科臣夏之令。頗言遼事。謂在慎重。不在輕戰。至西廩助兵。目前實費百萬。如技無當之電。信哉。

西河失守大學士葉向高等請二十六起至二十五日具青衣角帶待罪上曰西河失守皆緣經撫不職道將等官望風奔逃以至潰敗與卿等無涉仍傳示大小臣工協心併力共圖安攘

二月奴酋猖獗京師嚴戒計偕士子束裝先歸仕宦家眷托故還鄉商賈罷市米煤蔬菜翔涌九門晝閉人心惶惶降諭嚴禁○升解經邦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畧遼東熊廷弼回籍令經邦代往經邦上疏一而再語侵問達上怒曰經邦避難甚失臣誼革職爲民○大學士劉一燝乞休回籍以孫承宗爲文

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禮科給事周朝瑞奏言經畧
不可輕議更置乞皇上追還熊廷弼回籍之旨勅諭
策勵守關便宜進取聽其弘濟時難不從○命錦衣
衛追逃遁監軍高出胡嘉棟下于獄○上諭熊廷弼
王化貞若能出關保守右屯漸次恢復姑准贖罪如不
能立功卽拿聞正法道將等一體同論○駙馬正昂清
招練京兵上以忠義嘉之○遼東巡按方震孺上
言封疆再已失守羅一貫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祁秉
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死高邦佐以身殉難尼媿媿生
上命查明卹錄併諭失事各官戴罪防守侯經撫題請

定奪○以禮部尚書顧秉謙右庶子張 充經筵講官
尚書張問達侍班○命迨失事巡撫王化貞至京訊問
經畧熊廷弼革任聽勘

謝文錦曰經臣控扼山海調度三方廣寧非轄外而
必欲驅之右屯初因賊報緊急移駐開陽分兵應援
未爲失策迨至軍民奔潰率兵殿後與撫臣並轡而
西不能隻身殉敵惡得無罪撫臣伏賊廣寧專制一
方或賊固其壯志未見確有成謀初意虎慙外助李
永芳內應僥倖奇功不覺墮計其中乃復催兵浪戰
守備不該棄廣寧馳馬而奔照夫陷封疆律罪復何
辭又曰經臣責任雖重事權寔輕不幸與本兵相忤
繫手縛足展布無由雖欲圖固守而不可得撫臣意
氣既銳受惑後多又幸而有本兵爲主言聽計從祈
請如意雖欲不言戰而不可得則撫臣之罪又安逃
是二臣之陷于辟者寔本兵張鶴鳴致之且運籌決
勝職在中樞審彼已之勢決戰守之機豈異人任而
待訪詳器械漫無定畫明分左右之祖激成水火之

形以致斷送河西震撼山海本兵其
何辭以解于衆而顧得攸游局外乎

起李懷信總兵大同楊茂基出鎮寧夏吳守德出鎮延
綏○元輔葉向高輪俸助農上以爲憂國憂民深嘉
之○以王紀爲刑部尚書○以大學士何宗彥顧秉謙
充考試官取貢士劉必達等三百人○奢酋兵至萬縣
扎營于石梯橋我兵禦之斬其大賊頭并得級十餘顆
次日爲賊所誘三十餘人俱爲賊斃又次日奢復困我
兵指揮賀民望出敵刺殺其將名戶鷄子者因而奮勇
前進斬獲五百餘級俱是騎馬辦髮者又次日奢兵二
千有餘與黃總鎮交戰郭推官放白杆子出陣兩兵一

此意天伏

攻將奢圖困草叢中，因放火焚之，賊敗往錦州退路。
大兵潰，奴仍在沙嶺扎營，聞河上有水，其標杆已東指
矣。叛將請十王子、李永芳進至廣寧，奴酋不敢入，先伏
人搜城，後入因分其城中金帛，至錦州。錦州已爲西虜
所據，奴盡殺虜驛其百姓子女而去。
○案：奴所篤信者，動兵必問焚神不許，則不動。又一李姓者，紹興人，爲奴看太乙數，言正月初一日寅時動兵，則大吉。賊是以二十七日夜潛發兵三千至海州。二十九日大宴諸酋，將初一日約八王子兵盡屯海州。逼牛庄十八日臨河，十九日渡河，遂得勝而歸。

奴酋進廣寧，伊子領兵抵關，至十三站馬驚墮地死，用紅毡包裹屍而行，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遂罷兵。

高汝扶曰民善馬而馬蹶皇天后土定佑皇家此
一型也何異博浪之推胡卒之犯哉

監軍道高邦佐赴松山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
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
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卽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
絕也高永等慟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
遂自縊高永亦感激復縊于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爲
歸其柩乎徒步入京爲佐侄世彥道之因扶視歸

高汝扶曰邦佐以身殉難足堪倫生况况身無弱冠
之兒堂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真烈
丈夫哉若都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沒劉梁殺賊甚
傳落馬而死羅一貫砲打賊傷三連三節卒以自刎
皆武臣中之
○皇明續紀三朝法傳錄卷十終